

走在故乡的田头地垄间,望着金黄色的平畴麦野,无数发散的麦芒与阳光手指般相扣,晃晕我的眼。胖胖的麦粒躲在苞壳里微微出汗,嗅着麦秸蒸腾时那熟悉的味道,静静地伫立麦田,真的很美好。

风吹麦浪

□陈以忠

田家少闲月,半夏人更忙,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故乡的麦田,是半夏最美的风景。它曾被雪被覆盖,走过萧瑟的冬季;它曾被春风吹醒,走过萌动的春天;它走到了当下,丰收在望,迎来了夏季第一场生命的激荡。

走在故乡的田头地垄间,望着金黄色的平畴麦野,无数发散的麦芒与阳光手指般相扣,晃晕我的眼。胖胖的麦粒躲在苞壳里微微出汗,嗅着麦秸蒸腾时那熟悉的味道,静静地伫立麦田,真的很美好。自然想起那些“汗珠子滚太阳”的麦收经历。

大片金黄色的麦田,阵阵干燥的风吹过来,麦浪起伏着沙沙作响。饱满的麦穗压弯了秆,恭敬谦卑地期待着。“咯咯咯咯,麦秸垛垛!”灵动的布谷鸟急切地催促着,开镰麦收的时刻到了。

开镰的前一天,父亲把家里的几把镰刀和磨刀砖找出来,坐在小河旁的码头上,就着河水把镰刀磨得锋快,弯弯的镰刀派上了用场。

田野里热闹起来了,收割的人们说笑着,镰刀挥下,成排的麦秸便一捆捆躺在麦田里,只留下一排排整齐整齐的麦茬。父亲上身只披了一块粗布方巾,潮湿了一片;裸露着黑黝黝的胳膊,脖子上、胸脯上纵横着汗水的印痕;露出草帽檐的发丝上挂着汗珠子,抬头时滴溜一阵,便“吧嗒”着掉到地上,土地便发出一声“嗤”的回响,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窃笑。小个子的母亲,一点不畏惧厚实的麦秸,弯着腰忍着骄阳高温的炙烤,任脸上、身上汗水和着尘土变成泥,不停地挥镰收割。

那时的我,也帮不了父母太多的忙,只能在地里拾麦穗或者送些饭菜、茶水。我喜欢闻麦子被割倒之后,麦秸散发出的淡淡草香,喜欢听那镰刀割麦时发出的清脆声响。随着我“吃饭喽”的招呼,妈妈放下手中的镰刀,双手托着腰慢慢直起来,满意地笑着拍拍我的头。汗流浹背的父亲,也面带微笑坐在地头“咕咕咚咚”喝着碗茶,碧绿的韭菜与金黄的炒鸡蛋,闻着特别香,看着父母席地而坐吃得香甜又舒畅,顷刻间有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成就感。阳光下的汗味与麦香、饭香在阳光里氤氲,那缕扑鼻的香,让我感觉麦收的日子别样美!

我喜欢弯腰去拾那些稀稀拉拉散落在麦茬里的麦穗儿,张着嘴、龇着牙的麦穗特别喜欢我似的,总是欢欣地出现在眼前,右手把麦穗拣起来,再放进左手,让穗头一个个靠头攥在手里,拢不住时就用麦秸绕个结,捆成一把,就成了一束“金麦花”,齐整整地放进篮子里。阳光下的我晒成了红脸“关公”,妈妈将擦汗的毛巾给我顶在头上,父亲则呵呵地笑着鼓励我:“好样的,别怕晒黑,黑是一条汉!”得到父亲的鼓励,我拾麦穗的劲头更大了,细看那晒疼的手臂上汗珠里有许多个小太阳。

妈妈见我总是欣喜地跳跃式地地拾,就教导我:“拾麦穗是个耐心活,不能指望一口就能吃下一个大馒头。不怕慢,但怕站,要慢慢的,一根一根捡。只要你睁大眼睛,麦穗就会跑到你跟前,撞进你的手里。”我听妈妈的话,果然手里的“金麦花”越聚越多。长大后知道这就叫“颗粒归仓”。

脱粒扬净后的麦粒,必须赶着大太阳晒干。中午时分,脊背上滚着汗珠与太阳一起比拼,把谷场上的麦粒“晒瘦”;傍晚时,一袋袋饱满的干麦粒,从肩上聚积进了土粮仓。

如今,隆隆轰鸣的现代化联合收割机,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,昔日麦收时节“汗珠子滚太阳”的乡亲们,面对直接到田头收购的老板,一个个捻动干燥的手指,呵呵地数着钞票。随后掏出手机打给了远方的儿子,说着今年的收成,那布满皱纹的黝黑脸庞,在半夏的阳光下合不拢那掉了牙的嘴,开心地笑个不停。

随着收割机的来往穿梭,在“隆隆”的轰鸣声中,一坨坨麦子被卷入收割机,机后的田里留下齐刷刷的麦秸根,麦秸粉碎后喷散在地里成为还田肥料,麦粒从收割机上方伸出来长长的圆筒里“飞流直下”,落进了旁边的车里,一车装满后随即送往烘干房。这样,收割、脱粒、除杂、装运、烘干,一气呵成。

麦收散记

□任崇海

农谚说得好:“麦熟一响,虎口夺粮”“九成熟,十成收;十成熟,一成丢”“芒种插秧谷满尖,夏至插的结半边”等。这些农谚让我们感受到芒种季节里抢收抢种的紧张氛围。然而,当今夏收的紧张气氛被现代化农业所化解,农业机械、智慧农业演奏了一曲夏收夏种的交响曲。

清晨,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着广袤的金黄色田野,路边的野蔷薇开放着诱人的白色花朵,微风中送来成熟麦子的阵阵清香,天空传来断断续续的“咕咕”叫声,平日里寂静的田野顿时热闹起来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,一个个籽粒饱满的麦穗,低垂着头,像是一个待嫁的姑娘,散布在麦田中间的五六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。据了解,这种联合收割机,是由北斗卫星导航,站在田边的操作人员,按动手里的遥控器,把指令发给北斗卫星,收割机在导航的指挥下,掌握前进的方向、控制收割的速度、计算实收的面积等,所有数据全部在显示器里显示。

随着收割机的来往穿梭,在“隆隆”的轰鸣声中,一坨坨麦子被卷入收割机,机后的田里留下齐刷刷的麦秸根,麦秸粉碎后喷散在地里成为还田肥料,麦粒从收割机上方伸出来长长的圆筒里“飞流直下”,落进了旁边的车里,一车装满后随即送往烘干房。这样,收割、脱粒、除杂、装运、烘干,一气呵成。三亩多的麦子,个把小时就收割完成了。收割机一离田,排灌渠的闸门一开,水哗哗地流了进来,瞬间变成白茫茫的一片。开始插秧了,除了几个农机手之外,不需要弯腰肩扛,不禁让人感叹道:“当今农民种田真幸福啊!”

回想当年夏收,烈日下成群结队的青壮年妇女,头戴斗篷,弯着腰,舞动手中的镰刀,割一把麦子,抹一把汗,成天全身上下湿透透的,衣服上挤得出汗水;男子汗流浹背,打着“哎呀哎呀”号子,走着坚实的步子,将一担担麦把运到场头,摊在场上晒干后脱粒。小面积的由人工用连枷拍打,大面积的是老牛拉着石碾子,用牛牵着缰绳,跟在老牛后面,在场上转圈,嘴里还不停地打着号子,甩起手里的牛鞭子,“啪”的一声,似在喊老牛“加油”啊!在比篮球场大的打麦场转了一遍后,翻过来再打第二遍…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道工序,耗费多少劳动力,是可想而知的。后来使用过的靠人工脚踏的脱粒机、由电动机带动的脱粒机……虽然劳动强度有所降低,还是离不开乡亲们出力流汗。

这样的麦收,老天爷帮忙不下雨,还能把麦子收到手,要是遇上“烂麦场”,那就不得了了。记得有一年刚开镰,接连下了二十天雨,收上来的麦子堆在场上没有阳光晒,发芽霉变发臭,连牲畜都不吃,而成熟长在田里的麦子,无法下田收割,最后连同麦秸都烂在田里。这一年,苦了一个冬春的乡亲们,麦子几乎颗粒无收,欲哭无泪。

打麦场见不到了,老牛拉石碾见不到了,镰刀、翻耙、连枷见不到了……当年用过的农具只能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了。如今,北斗导航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麦子,无人机施肥、喷洒农药,插秧机插秧,点播机播种……成了美丽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,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锦绣前程。

今非昔比,以前芒种农民很忙很辛苦,现在农民不忙了,因为有了机械化和科技的加持,还有一个好的三农政策。同样的节气,不一样的内涵,应该感谢这个时代!

又到芒种

□周新宏

“呱咕——呱咕——割麦插禾!”

凌晨四点多,窗外传来布谷鸟纯净、悠长的鸣叫声,想必是芒种节气快到了!

“时雨及芒种,田野皆插秧”“有芒的麦子快收,有芒的稻子可种”。否则,接踵而来的梅雨季节,麦子会霉烂在地里,耽搁栽插秧苗的最佳时机,不仅坏了夏粮还影响秋天的收成。

读小学时,还没有分田到户。麦收季节,学校会放十五天左右的夏忙假。我们回家后,除了帮父母做一日三餐和养鸡喂猪外,还得去生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,主要任务是到地里捡收割时落下的麦穗,确保颗粒归仓。

当然,最苦最累的还是我们的父母,割麦挑把、打谷晒草、犁田插秧,整日都在辛勤地忙碌着,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直到现在,我脑海里依然存有当年到田头和晒场为父母送午饭和接响的画面。

三十多年前,刚毕业时在乡镇工作,到这个时节,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到村组去蹲点,主要工作是督促“四夏大忙”。现在想来好笑,生活在农村,工作在农村,只知夏天有“三伏”却不懂“四夏大忙”之意,后来怯怯地问了老同志才明白“四夏”是指“夏收、夏种、夏插、夏管”。

在镇政府的每日晨会上,第一次听到镇领导讲要组织发动群众“抢晴天、钻雨隙”争分夺秒夏收夏插时,对领导生动形象地用了“抢”和“钻”两个字,打心底里佩服!接下来发现,那个时段逢会都这样讲,每个领导在会上都这样讲,而且每年到这个季节全要这样讲。听多了,就懂了,“四夏大忙”真的在“抢”和“钻”!后来,自己到村组蹲点时也会这样讲。

现在好了!大部分农田都流转给种田大户了,农民们不用干太多农活,收与种都实现了机械化,农村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的。

去年,我还看到过一则新闻,河南一地因连续阴雨,供电部门为了帮助抢救田里的麦子,夜间甚至动用无人机为农民和收割机提供照明,感触颇深,感叹高科技普及的同时,更为地方一些部门能有周到细致的服务点赞!

今非昔比,以前芒种农民很忙很辛苦,现在农民不忙了,因为有了机械化和科技的加持,还有一个好的三农政策。同样的节气,不一样的内涵,应该感谢这个时代!

